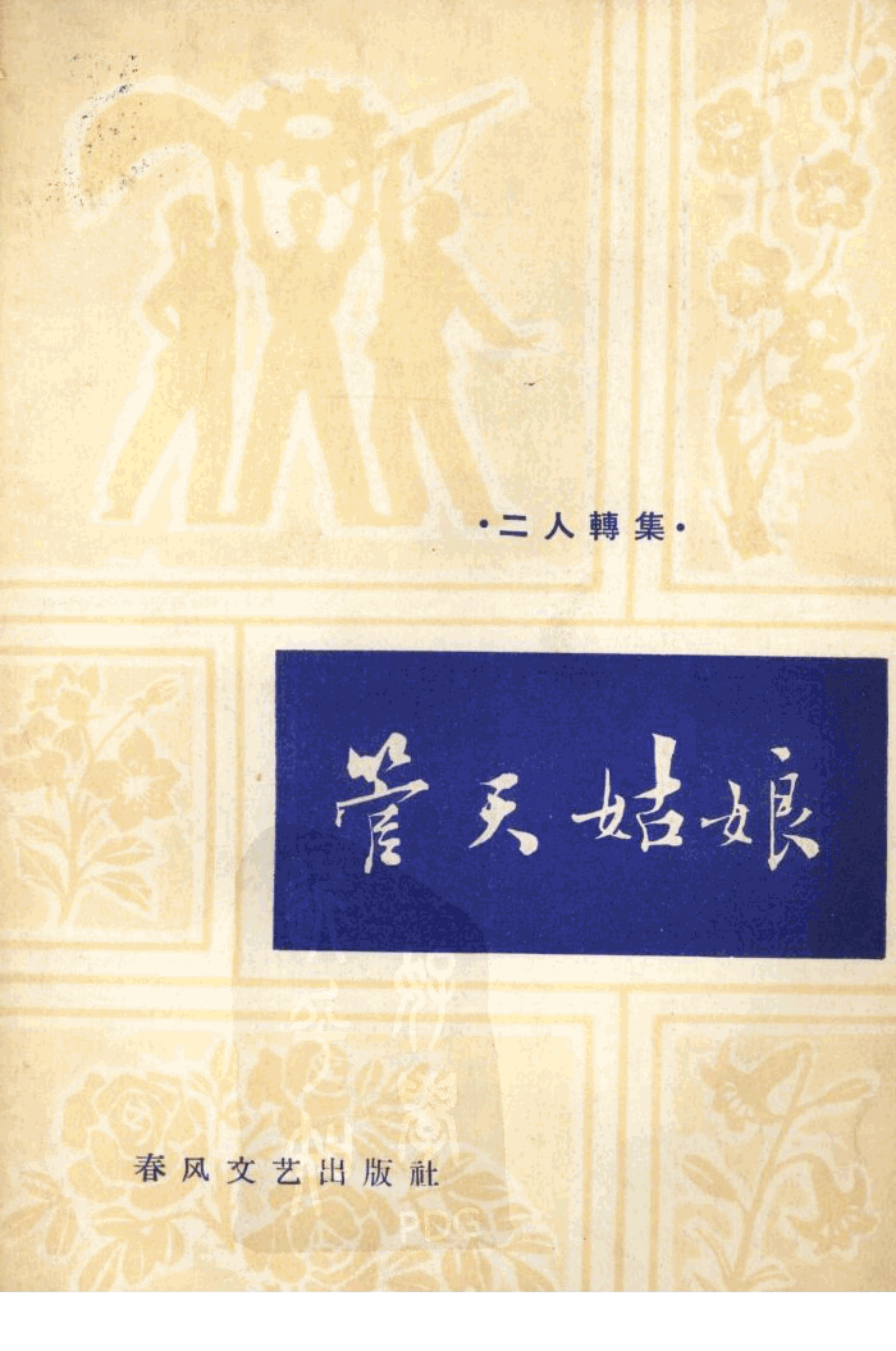




• 二人轉集 •

管天姑娘

春风文艺出版社

(二人轉集)

管天姑娘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4年·沈阳

目 录

管天姑娘 (崑崙頭)	耿 瑛 (1)
拜师认亲 (二入轉)	宮欽科 (7)
三送猪 (二入轉)	孫維新 (13)

管天姑娘（單出頭）

耿 瑛

金鷄三唱滿天霞，
蕭淑英房中剪窗花，
一不剪龍來二不剪鳳，
剪上那人民公社幸福之家。
東地里米糧川社員正把莊稼割，
南山上果木園汽車正把蘋果拉，
西大崗畜牧場牛羊滿山正吃草，
北下洼大水庫銀魚打挺翻浪花。
農、林、牧、副、漁全剪完畢，
剩下塊紅紙我剪點啥？
我何不剪個山溝氣象站，
小房子四周圍夾着籬笆。
百葉箱、量雨器一邊一個，
旗杆上小紅旗風吹響嘩啦。
再剪個女氣象員身體壯，
在那里她正把氣象觀察。
這姑娘不是別人就是我，
都叫我管天姑娘土專家。
要說是專家咱可够不上，
我本是黨培養的一朵向日葵。

（甩腔）

五八年臘月雪滿天，

咱公社保送我上氣象訓練班。
那時候連“氣象”倆字我都不懂，
反正是黨給的担子我就担。
到省城一見同學心慌亂，
比人家我可差着一層天。
同學們不是初中就是高小，
淑英我只上過三年掃盲班。
字認得不算少寫的可太慢，
拿鋼筆好象拿起半塊磚。
上課時老師他在上面講，
同學們刷刷刷記了一篇又一篇。
我的字寫的好象核桃大，
三個字寫了老半天。
急得我頭上直冒汗，
賭氣把鋼筆扔一邊。
晚上回來我睡不着覺，
我這樣怎么能當氣象員！（甩腔）
又一想不能辜負黨的希望，
絕不能害怕困難退縮不前。
第二天我干脆不用筆記，
用心听牢牢記在腦子裡邊。
到晚上回來再往本上寫，

一个字不拉都記全。
有时候一連抄了两三遍，
反正是練字不怕費時間。
不久后訓練班考試測驗，
五十个同学里我考第三！（甩腔）

蕭淑英，乐开怀，
开花結果靠党栽，
从此后学习更加劲儿，
有的同学說我太呆。
不跟大家去看电影，
不跟大家去逛大街，
在沈阳我学习三个多月，
不知道联营公司門朝哪开。
为这事我嫂子把我埋怨，
她托我买的跨帶鞋沒給捎来！

（甩腔）
回公社我找書記去汇报，
老書記連連点头笑顏开：
“今后咱公社有了气象站，
山沟里这回有了女秀才！”
第二天白手起家就开干，
把我們气象站建立起来。
百叶箱是我媽的破木箱改，
刷上了白油漆比雪还白。
要修个木柵栏沒有木料，
老書記扛来六捆新秫稻。

他亲手編了一个篱笆障，
挡住那鷄鴨鵝狗进不来。
气象站篱笆門上写了一副对，
上联下联写的明白：

上联写：管天轄地真本領；

下联配：呼风喚雨显奇才。

抬头看一块大匾放光彩，
上写着三个大字“观天台”。

（甩腔）

这件事好象一陣风，
傳遍了全村鬧哄哄。

有的說：气象站对庄稼生产太
有作用，

有的說：刮风下雨、下霜上冻
都能先知情。

有的人見到淑英我，
都把那天气預报来打听。

这个問：今天能不能下大雨？

那个問：明天能不能刮大风？

气象站刚建立還沒觀測，
問的我答不上来滿臉通紅！（甩

腔）

第二天我开始觀測气象，
提前来預报天阴和天晴。

头三天都是晴天我全測对，

第四天我預則能有六級大风。

到夜間风住后能有霜冻，
把結果汇报給老書記听。
老書記問明情况作出决定，
叫赶快广播出这件事情。
第二天清晨起来天晴日朗，
旗不摆树不搖沒有一絲风。
那天我走在大街上，
遇見了好說怪話的老庄头，外号
庄明公。

他头上戴頂大草帽，
笑嘻嘻地叫：“淑英，
我听說你如今能报天气，
算出来今天有大风。
这有风我咋沒看見？
沒听說凡人能够胜天公！”
我听这話好象鋼針来刺耳，
我忙說：“大叔你要听清：
科学要被人掌握，
就会比所謂的神仙还要灵。”
庄明公听完一撇嘴：
“科学！哼！科学还能胜过天
公！”

他那里一句話还没落地，
嘩啦啦天上起了大风。
鳴一声刮跑了他的大草帽，
巧不巧，正落到了村东臭水坑。
庄明公下水里去把草帽拣，

淑英我笑的肚子疼！（甩脰）
这时候忽听广播喇叭响，
老書記講話象敲鐘。
叫大家今天晚上防霜冻，
把柴禾运到地里莫消停。
真正是一声通知人行动，
大街上銅鑼响連声。
人們出村如潮涌，
車如流水馬如龙。
大車小輛把柴禾运，
大地里柴禾堆的象长城。（甩脰）
社員們一直守了多半夜，
庄明公說出怪話挺难听：
“也不知有霜冻沒有霜冻，
把大家都折騰到地里来受清
风！”
有人要和他来打賭，
庄明公这才不吭声。（甩脰）
大家熬到后半夜，
天空起了雾一层，
气温降低渾身冷，
老書記等着信号要敲鐘。
我两眼盯着溫度表，
二目发酸冒金星。
水銀柱降到了五度、四度、三
度上，
老書記举手要敲鐘。

这时候忽然一阵南风起，
水银柱马上又上升。

急得我赶忙大声喊：

“老书记你先别敲钟！”

老书记问我：“咋回事？”

我说是：“温度又上升。”

他说是：“你再晚喊三十秒，
千斤柴禾就要一火烘。”（甩

腔）

我们又等了不一会儿，

太阳出山东方红。

社员们闹闹哄哄回村去，

一个个议论纷纷不住声。

这个说：“我早就看她不中用，
毛丫头硬要瞎逞能！”

那个说：“鸭子要是能孵鱼，
谁还花钱买鱼鹰！”

淑英我头一阵就没打胜，
急的我脑袋好象大头翁！（甩

腔）

淑英我撒腿往家蹿，
半道上遇见我哥哥嘴噙多老高。

他说：“你年轻的干啥不好，
偏偏要把气象来学。

现如今生产大跃进，

青年人就应该骑马抡刀。

你干这个气象工作有什么好？

叫人家指着咱的后脑勺。

人家说你嫌下地干活累，
才要当活神仙自在逍遥！”（甩

腔）

我说是：“气象工作农业需要，
你不应该把它小瞧。

这工作本是党分配，
担子再重我也要挑。”

正说话老书记他也赶到，

说：“青年人就要志气高。

气象工作很重要，

这个活一点也不轻巧。

干什么怕头三脚，

走路难免要摔跤。

总结教训继续干，

一边干来一边学。”（甩腔）

听了书记这番话，

干起工作劲更高。

第二次霜冻我又测到，

这一回果然测对了。

我们公社防霜防的好，

千亩麦子没伤一棵苗！（甩腔）

过几天党又提出新口号，

土洋结合办法高。

敬老院里我访三老，

记下了气象农谚几百条。

象什么：玉山戴帽必有雨，
长虫过道大雨漂。
朝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
水缸穿裙子雨要到了。
土洋結合預报天气，
准确率一天更比一天高。（甩腔）

轉眼之間麦收到，
麦田里綠袍換黃袍。
社員下地來收割，
热火朝天干劲高。
第四天我发现要下大雨，
赶快到党委去汇报。
老書記召开了紧急会，
叫各队停止收割赶快往回挑。
我哥哥听見这个信，
气的他朝我直蹦高：

“响晴的天头哪来的雨？
你想了一招就是一招！”（甩腔）
我知道他的脾气暴，
也沒空跟他瞎吵吵。
没办法他只好服从命令，
領着大家往回把麦挑，
把麦子挑回場院都苦好，
劳动力沒活全閑着。
老書記帶領大伙去栽紅薯，
今下晚龙王爷給咱把水浇。
一上午把紅薯全栽上，

抬头看万里无云太阳多老高。
我哥哥他恐怕紅薯干死，
担起了水桶他去把水挑。（甩腔）
这时候我的嫂子开言道：
“今下晚咱沒活儿，我想上娘家
走一遭。

气象站又說下晌有大雨，
我还怕半道挨雨浇。”
我哥說：“你別听她瞎胡报，
她說出花来我也信不着。
你看那紅日当头哪来的雨，
出趟門何必还把黃历瞧！”（甩腔）

我嫂子听了我哥哥的話，
一心要上她娘家青石桥。
脚上穿一双雪白的跨带鞋正可
脚，

胳膊窝还夹着一个衣服包。
我嫂子出了大門往东去，
我哥哥担着水桶去把水挑。
他担水刚走在半路上，
头頂上有一块烏云来到了。
呜呜呜一陣狂风起，
嘩嘩嘩大雨象往下浇。
我哥哥挑着水桶往回跑，
就好象拨浪鼓一步三搖。
刚进大門洞放下水桶，

我嫂子也頂着大雨回來了。
只見她好象在大海剛洗完澡，
渾身上下都挨了澆。
小白鞋變成一雙大黑腳，
鞋後跟泥疙瘩沾了能有一寸高。
一進門就把我哥哥來埋怨：
“你硬說沒有雨挨不了澆！”
我哥說：“這回我認錯，
到現在你別埋怨了！
社裡頭六十畝紅薯得了救，
可比那雙新鞋價值高！”
我哥哥向我嫂子賠了禮，
從此後再也不把我小瞧。

蕭淑英，辛勤工作喜洋洋。
轉眼間工作七年長，
山沟有了氣象站，
保證了年年丰收多打糧。
去年冬我被選為紅旗手，
出席那群英會上了沈陽。
曲藝團還給我編了一出戲，
這出戲呀，它的名就叫《管天姑
娘》。

1964年6月2日初稿于蓋平

1964年6月13日三稿于沈陽

拜 師 認 亲 (二入幕)

宮 欽 科

女：銀裝素裹錦江山，

男：壯志紅心慶丰年，

女：劳模會上群英聚，

男：比學趕幫競爭先。

女：獻寶取經交流經驗，

取長補短拜師訪賢。

男：新入新事譜新曲，

女：唱一唱一老一少兩位模範。

男：老模範名叫趙廣太，

家住在“燈塔”公社寬甸

縣南。

霜染兩鬢年過花甲，

人老心紅勝過壯年。

女：那姑娘家住在鳳城縣北，

姓田名字叫田玉蘭。

看年紀不過二十多歲，

還是個模範共青團員。

倆模範都是養蠶能手，

第一綫上大將兩員。

男：趙廣太養蠶多年經驗豐富，

女：田玉蘭雖然年輕刻苦鉅研。

男：兩個人自從在劳模會上見

了面，

會上會下把生產談，攻破不少技術關。

女：田玉蘭拜老農為師虛心求教，

男：趙廣太耐心細將技術傳。

這一天，日落黃昏晚飯後，

女：田玉蘭又登門請教老模範。

推開屋門往里一看，

男：趙廣太緊鎖雙眉面朝南。

不言不語呆呆坐，

長吁短嘆淚洒腮邊。

女：田玉蘭見此情悶思不解，

慢步輕移來到跟前。

輕聲細把老師叫：

“為啥事這麼傷心為難？

是不是收我這徒弟後了悔？

害怕我學不好空把藝傳。”

男：趙廣太忽聽得有人問話，

抬頭看來是新徒弟田玉蘭：

“玉蘭哪，看你說的哪里

話，

啥事都往身上安！

今天晚上咱們休息，

养蚕事明天接着再往下
談。”

女：“赵老师，不講养蚕去看
电影，

《李双双》《朝阳沟》你
喜不喜欢？”

男：（夹白）“我不去！”

女：“《會計姑娘》也挺棒，
評戏还有《箭杆河边》。”

男：（夹白）“我都不看！”

女：咦？平日里赵老师爱說爱
笑，

今天咋愁眉苦脸不动弹？

“赵师傅，你老为啥不高
兴，

心里事能不能对我談談？”

男：赵广太长叹一声落下泪：

“玉兰哪，你可知今天是腊
月初三。

旧社会地主盼年日进斗金，

咱穷人怕年象过鬼門关。

回忆起二十年前今日夜晚，
心中好似万箭穿！

那时我正給地主扛大活，

当牛做馬受尽熬煎。

无冬无夏披星戴月，

鷄叫二遍算亮天。

家里头扔下了母女两个，
眼泪苦水拌黃連。

旧社会良田好地千万頃，
沒有一壠属于咱；

地主房屋千万座，

咱穷人沒块立脚磚；

地主的棉花千万担，

咱穷人赤身露体沒衣穿；

地主家大園外流小園湍，

咱穷人糠粃野菜把肚填。

母女俩溜房根串房檐挨門
乞討，

三根腸子两根閑。

夏无单衣难遮体，

十多腊月身要单……”

女：“赵老师，你不說沒家沒
业沒儿女，

哪来的母女二人受飢寒？

現在她們在何处？

为什么只剩你孤孤单单？”

男：“咳！提起来母女二人伤
心事，

苦水能吐两大坛。

我女儿要不死也有你大，

属馬的今年二十三。”

女：（夹白）“和我同岁？”

男：“二十年前今天夜晚，
狗地主暗勾結警察汉奸，
半夜里抓劳工把我捆綁，
装进‘悶罐’拉到矿山。
三餐不飽把煤窑下，
四周围都拉着电网‘刺儿
綫’。

鬼子把头心毒辣，
三句話不来动皮鞭。
个个瘦的皮包骨，
眼看着一把骨头扔矿山。
那一夜拚死钻出鉄絲网，
虎口余生逃到姜家湾。”

女：（夹白）“这回可好了！”

男：“那时节天下老鴰一般黑，
咱穷人找条活路象登天。
脚踩人家的地，
头顶人家的天。
老地主姜大肚子他知道，
威逼我白干活才沒报官。
我胸怀怒火給他把活干，
真正是逃出苦海又上刀山。
白日里給地主鑿田抱壠，
到夜晚土地庙存身胆战心
寒。

想亲人只能在梦中相見，

盼骨肉盼的我两眼欲穿。

有家难奔不敢露面，

有苦难訴无处伸冤！

一直熬到家乡解放，

跳出苦海忙奔家园。

滿以为苦尽甜来共欢乐，

滿以为夫妻父女得团圆。

哪曾想一切希望成泡影，

家无片瓦变成荒滩。

乡亲說我走后一場暴雨，

三天三夜沒晴天。

房倒屋塌汪洋一片，

庄稼全都被水淹。

穷人餓死无其数，

村村白骨堆成山。

走死逃荒离乡背井，

妻离子散哭声震天。

她們母女无依无靠，

挨門乞討度日艰难。

擻树叶剜野菜难以糊口，

三天两头断炊烟。

狗地主生奸計威逼母女，

硬說我临走借債两石三。

无粮无錢立逼还債，

强买我女儿当了环。

被逼无奈投河自尽，

母女一命染黃泉……”

赵广太說到伤心处，
泣不成声泪湿衣衫。

女：田玉兰听到此处心一怔：
哎呀呀！和我的遭遇一样
一般！
难道說他就是我的生身父？
不能啊，我老家也不在寬
甸县南。

“老师啊，你我遭遇一个
样。”

男：“咳，那年月家家戶戶滾
刀尖！”

女：“我父亲也被抓去当劳
工。”

男：“那时节被抓的成万上千。”

女：“我父亲被抓走沒有消息。”

男：“咳，家家是妻离子散不得
团圓。”

女：“抛下我母女二人无依无
靠，

孤苦伶仃象場了天。

又赶上水患連年无人管，

庄稼全都被水淹。

母女二人沿街乞討，

破馬架不避风雨漏着天。

吃糠咽菜难活命，

夏无单衣冬无棉。

老地主趁火打劫生奸計，
說我爹临走欠粮两石三。

父債子还女儿管，
逼媽媽卖我給他当了环。

我母亲死活不舍亲生女，
哭断肝腸无处喊冤。

无奈何含冤抱我投河自尽
……”

男：（夹白）“啊！你也是……”

女：“在河心遇上了打魚船。
飞桨搖櫓把我救，

回头又打撈母亲老半天。

不曾想水深浪大漁船小，

无影无踪白撈半天……”

田玉兰泣不成声难往下講，

男：赵广太心中陣陣起疑团：

仔細把玉兰端詳一遍，

圓圓的眼睛大脸盘，

两道浓眉弯又重，

烏黑长辮垂在后肩。

有几分倒象是死去的老伴，

又一想这样胡猜也是枉然。

我們俩遭遇虽然一个样，

旧社会不幸人累万成千。

抓劳工下煤窑人山人海，

老少投河也不算稀罕。

再者說她姓田来我姓赵，

这怎能往一块胡猜乱安！

母女投河二十載，

如今怎能还在人間？

赵广太正在沉思遐想，

女：田玉兰哭哭啼啼又往下談：

“天下穷人心連心，

田大伯載着我轉舵回船。”

男：（夹白）“田大伯？”

女：“是啊，他家中一无儿来二

无女，

收养我做义女打魚使船。

解放后成立了农业生产合

作社，

我才开始学会养蚕。”

男：（白）“原来你姓……”

女：（白）“原来我姓赵不姓

田。”

男：（白）啊！

赵广太听此言猛然站起，

一把抓住田玉兰。

刚想要把女儿叫，

話到唇边又改成玉兰：

“你右腿可曾有伤疤两块？”

女：“两处伤疤紧相連。”

田玉兰說着挽起褲脚，

男：赵广太一見泪似涌泉。

叫一声：“儿呀！我想你

好苦，

想不到你还能活在人間！

你可知两块伤疤怎么落？”

女：田玉兰搖頭說：“不知根源。”

男：“玉兰哪，新社会咱們走的天堂路，

旧社会穷人路上鋪黃連。

地主家粮山麦海酒肉臭，

咱穷人吃糠咽菜苦度飢寒。

給地主扛大活腰梁累断，

到年終算不出几个大錢。

你从小跟着媽媽把飯討，

挨村串戶过岭爬山。

那一年冬天下起鵝毛雪，

天冷路滑討要艰难。

好容易奔个大院是地主，

你媽媽嗓子喊的直冒烟。

叫三声叫五声財主不理，

叫八声叫十声惹他心煩，

一怒放出看家狗，

一爪子搭住你媽破衣衫。

把你媽扯到大門外，

喊破了嗓子无人搭言。

那黃狗对你右腿咬一口，

鮮血淋淋湿透衣衫。

你媽媽跪在門前苦哀告，

你疼的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那伤口整整烂了半个多月，
想买药手中沒有一文錢。”

女：田玉兰鼻子一酸泪如雨下，
一头就扑进爹爹怀里边：
“爹爹呀，我以为咱们終生
不能見面，

想不到劳模会上得团圓。”

男：父女俩千言万語从何說起，

女：一个个哭成了泪人一般。

男：說不尽骨肉离散阶级苦，

說不尽血海深仇天大的冤，

女：說不尽新社会无限美好，

說不尽幸福生活比蜜甜！

男：記旧仇，拔掉苦根不忘苦，

女：举紅旗，要叫甜上再加甜。

男：坚决要听毛主席的話，

女：跟随着共产党永远向前！

合：这就是旧社会骨肉离 散 千
般苦，

新社会父女重逢得团圓！

三 送 猪 (二入轉)

孙 維 新

女：人民公社展紅旗，
男：社員人人愛集体。
女：好人好事說不尽，
男：单表一位放馬的。
女：老齐头今年五十六，
男：外号人称“管事迷”。
女：这一日，鷄叫头遍天未亮，
男：老齐头赶着馬群奔河西。
女：口里哼着秧歌調，
男：眼望着滿地庄稼喜心里。
女：猛听得，路旁地里咯 吱 咯
吱响，
回头看，原来是头小猪啃苞
米。
男：老齐头一見来了气，
恨不得狠狠給猪两鞭子。
女：又一想，哑巴牲畜不懂事，
打坏了小猪我还舍不的。
挽起鞭繩拴了个套，
把小猪拉出苞米地。
男：老汉我上前把猪认，
啊，原来是我們亲家 张 二

孀家的。
张二孀长个尖心眼儿，
小算盘打的全是占便宜。
趁着她姑娘到县里去学习，
把小猪天天放出啃青去。
老汉我有心回 去送 猪怕耽
誤放馬，
放了小猪又怕它跑进 別 的
地里。
老齐头想罢多时主意定，
赶着小猪上河西。
老齐头放馬放到天过午，
他老亲家，张二孀子，在家
着了急。
女：往日里小猪吃饱早就 回 家
轉，
也不知今天它跑到哪去？
莫不是路远道生找不到家，
莫不是讓护青的看見 抓 到
队里。
二孀我越想越上火，
急忙出門找猪去。

东地找来西地找，

找了南地找北地。

远地近地都找遍，

眼看太阳偏了西。

二孀我找不見小猪正上火，

男：老齐头赶着小猪进院里。

女：张二孀一見小猪回家轉，

满心欢喜迎上前去：

“多亏亲家把猪送回家，

讓我找的好心急。

亲家快請屋里坐，

我得好好謝謝你这位‘管

事迷’。”

男：老汉我聞听忙摆手，

叫声他二孀子你听仔細：

“养猪就該經管好，

不能叫它禍害地。

你快把小猪圈起来，

再要抓住我可依！”

女：二孀我聞听心里不愿意，

嘴上还得說好的：

“老亲家說的是正理，

往后我一定要注意。”

男：老齐头松开小猪朝外走，

女：张二孀指着背后罵声老东

西：

“圈不圈来用你管，

哪块显着你个放馬的！”

二孀我轉身把小猪看，

小肚子儿吃的鼓鼓的。

“小猪小猪你听话，

明天你再啃青去；

黃豆地、黑豆地，

你爱上哪地上哪地，

爱吃高粱你吃高粱，

爱吃苞米你吃苞米。

看見来人你就跑，

没人你就啃东西！

在外边千万別貪玩儿，

省得我在家把你惦记。”

张二孀說到就做到，

第二天一早她又把小猪放

到地里。

說个巧来真是个巧，

小猪又碰見了“管事迷”。

男：老汉我一見心好恼，

一口气儿把小猪 撵到二孀

家里：

“他二孀子你啥心意！

为什么又把小猪放进高粱

地？”

女：二孀我聞听一撇嘴：

“老亲家你这是何苦的！

一头小猪能吃多少？